

文苑英華卷第四日九十六

策二十

政化

政理一道

政必成化必至

不勞而理一道

風化澆朴一道

致和平復雍熙一道

號令一道

達聰明致理化一道

决壅蔽一道

去盜賊一道

議赦一道

典章禁令一道

政理

見四百八十三卷
題作賢良方正策

吳師道

政必成化必至

在敬始
慎終

白居易

問先王之教布在方冊事雖易舉政則難成豈文之空垂
將行之未至思臻其極佇質所疑

此卷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
門中摘取十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無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終之
所致耳臣聞先王之訓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虛行也淺
行之則小理深行之則大和淺深大小之應其由影響矣
然則天下至廣王化至大增減損益難見其形是以政之
損者雖不見其日損必有時而亂也教之益者雖不見其
日益必有時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誠勤其政敬其始慎其
終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極此先王終日所務者也終日所
行者也不可月會其教化之淺深歲計其風俗之厚薄焉
臣又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此言王者之教

當作

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

終而至也陛下誠而久之敬而終之

八字集作誠能久而終之

則何慮

政不成而化不至乎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十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不勞而理

在順人心立教

前人

問方今勤恤憂勞夙夜不怠而政教猶缺懲勸未行何則
上古之君無為而理令不嚴而肅教不勞而成何施何為
得至於此

對

對臣請以三五之道言之臣聞三王之

皇

之為君也無常心以

天下之心為心五帝之為君也無常欲以百姓之欲為欲
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以設教則不勞而成

故風號無聞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理者由此道也後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臣請以三代已後之事言之臣聞後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後代之人三五之人也後代之位三五之位也居其位得其人有其天下而不及三五者何哉臣竊驚怪之然亦粗知其由矣豈不以已心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已欲為欲嗚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苟或心與道未合政與欲並行得失交爭利害相半如此則雖宵衣旰食勞體厲精總可以致小康不足以弘大道故出令而吏或犯設教而人敢違刑雖明而寡懲賞雖厚而鮮勸此由舍人而從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執古御今以三

五之心為心則政教何憂乎不洽以億兆之欲為欲則懲勸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則不殷憂而四海寧懲勸行則不勤勞而萬人化此由舍已而從衆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聞太宗文皇帝嘗曰朕雖不及古然以百姓心為心臣以為致貞觀之理者由斯一言始也集作矣伏願陛下從而鑑之嗣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風化澆朴由教不

前人

問昨俗之理亂風俗之盛衰何乃得於往而失於來薄於今而厚於古或曰興替之道執於集作君臣又云澆朴之風繫於時代二說相反其誰可從

對

臣聞代之澆漓人之朴畧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時
 蓋政之臧否定於中則俗之厚薄應於外也何以驗覈伏
 請以周秦已降之事言之臣聞周室寢衰君臣陵替蚕食
 瓜剖分為戰國秦氏得之以暴易亂魯未旋踵同歸覆亡
 炎漢勃興奄有四海僅能除害未暇化人迨於文帝景帝
 勤集作始思理道躬行慈儉人用富安禮讓自興刑罰不試
 升平之美隣於成康載在漢書陛下熟聞之矣降及魏晉
 迄於梁隋喪亂弘多殆不足數我高祖始造集作建區夏未
 遑緝熙迨于太宗玄宗抱聖神文武之姿用房杜姚宋之
 佐謀猷啓沃無怠於心德澤施行不遺於物所以刑措而
 百姓欣戴兵偃而萬方悅隨近無不安遠無不服雖成康

文景無以尚之載在國史陛下熟知之矣然則周秦之亂
 極矣及文景繼出而昌運隨焉梁隋之弊甚矣及二宗嗣
 興而王道融焉若謂天地生成之德漸衰國家君臣之道
 漸喪則當日甚一日代甚一代不應衰而復盛澆而復和
 必不爾者何乃清平朴素之風薄於周秦之交而復厚於
 文景之代耶順成和動之俗喪於梁隋之際而獨興於貞
 觀開元之年耶由斯言之不在時矣故魏徵有云若言人
 漸澆訛不及質朴至今應為鬼魅寧可復得而教化耶斯
 言至矣故太宗嘉之臣又按禮記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
 者人之風雨也此言萬人之從王化如百穀之委歲功也
 若寒暑以時則禾黍登而菽麥熟若風雨不節則稂莠殖

而稗稗生也故教化優深則廉讓興而仁義作刑政偷薄則訛偽起而姦宄臻雖百教在地成之者天也雖萬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涼德弊政嚴令繁刑而求仁義行姦宄息亦猶飄風暴雨愆陽伏陰而望禾黍豐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則由上在教之明驗也伏惟聖心無疑焉

致平和復雍熙 在念今而思古也 前人

問今欲感人心於和平致王化於樸厚何思何念得至於斯

對

對臣聞政不念今則人心不能交感道不思古則王化不能流行將欲感人心於和平則在乎念今而已伏惟陛下知人安之至難也則念去煩擾之吏愛人命之至重也則念黜苛酷之官恤人力之易罷也則念省修葺之勞憂人財之易匱也則念減服御之費懼人之有餒也則念薄麥禾之稅畏人之有寒也則念輕布帛之征慮人之有愁苦也則念節聲樂之娛恐人之有怨曠也則念損嬪嬙之數故念之又念之則人心交感矣感之又感之則天下和平矣將欲致王化於雍熙則在乎思古而已伏惟陛下仰義軒之道也則思興利而除害侔唐虞之聖也則思明目而達聰師夏禹之德也則思泣辜而恤人法殷湯之仁也則

思祝網而愛物鑒漢之盛也則思罷露臺而海內流化觀
周之興也則思堊枯骨而天下歸心弘貞觀之理也則思
聞房魏之讜議以致升平嗣開元之政也則思得姚宋之
嘉謀而臻富壽故思之又思之則王化一作澤流行矣行之
又行之則天下雍熙矣

號令推誠則化

前人

問號令者所以齊其俗一其心故聖王重之慎之然則號
集無令既出而俗猶未齊者其故安在令既下集作而心
猶未一者其失安歸欲使下令如風行出言如響應導之
而人知勸防之而人不踰將致於斯豈無其要

對

對臣聞王者發號施令所以齊其俗一其心俗齊則和心
一則固人於是乎可任使也傳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故
一人一心萬人萬心若不以令一之則人人之心各異矣
於是積異以生疑積疑以生惑除亂莫先乎令者也故聖
王重之然則令者出於一人加於百辟被于萬姓漸于四
夷如風行如雨施有往而無返也其在周易渙汗之義言
號令如汗渙然一出而不可復也故聖王慎之然則令既
出而俗猶未齊者由令不一也不一者非獨朝出夕改晨
行暮止也蓋謹於始慢於終則不一也張於近弛於遠則
不一也急於賤寬於貴則不一也行於疎廢於親則不一
也且人之心猶不可以不一而理况君之令其可二三而

行者乎然則令既一而天下之心猶未悅隨者由上之不能行於已推於誠者也凡下之從上也不從口之言從上之所好也不從力之制從上之所為也蓋行諸已也誠則化諸人也速求諸已也至則感諸人也深若不推之於誠雖三令五申而令不明也集作美苟不行之於已雖家至日見而人不信也集作美聖王知其如此故以禮自修以法自理慎其所好重其所為有諸已者而後求諸人責於下者必先禁於上是以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導之斯行禁之斯止使天下之人集作心顛顛然唯望其令聽其言而已故言出則千里之外應如響令下則四海之內行如風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人者矣又曰下令如流水之集作發源蓋謂是也如此則何慮乎海內之令不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哉

問達聰明致理化

前人

對

夫欲達聰明致理化則在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臣聞堯之所以神而化者聰明文思也舜之所以聖而理者明四日達四聰也蓋古之理化皆由聰明出也自唐虞以降斯道寢衰秦漢以還斯道大喪上不以聰接下下不以明奉上聰明之道既阻於上下則訛偽之俗不得不流於內外也國家承百王已弊之風振千古未行之法於是始立甄使始加諫員始命待制官始設登聞鼓故遺補之諫

入則朝廷之得失所由知也。匪使之職舉則天下之壅蔽所由通也。待制之官進則衆臣之謀猷所由展也。登聞之鼓鳴則群下之冤濫所由達也。此皆我烈祖所創累聖所奉。雖堯舜之道無以出焉。故貞觀之太和開元之至理率由斯而馴致矣。自貞元以來抗疏而諫者留而不行投書於匪者寢而不報。待制之官經時而不見於一問。登聞之鼓終歲而不聞於一聲。臣恐衆臣之謀猷或未盡展。朝廷之得失或未盡知。壅蔽者有所未通。冤濫者有所未達。今幸當陛下踐祚體元之始。施令布和之初。則宜申明舊章。修集作條舉廢事。使列聖之述作不墜。陛下之聰明惟新。以初爲常。今其時矣。時不可失。惟陛下措而行之。則堯舜之

化一作風

祖宗之理可得而致矣。臣故曰達聰明致理化在

乎奉成式不必乎創新規也。

問決壅蔽

在不使人知所欲

前人

對

對臣聞國家之患患在於臣之壅蔽也。壅蔽之由由生於

君集作壅蔽之君生生於君

之好欲也。蓋欲見於此則壅生於彼。壅生

於彼則亂作其間。歷代有之。可略言耳。昔秦二代好佞趙

高飾諂諛之言以壅之。周厲好利。蔡夷公陳聚斂之計以

壅之。殷辛好音師。涓作靡靡之樂以壅之。周幽好色。褒人

納艷妻以壅之。齊桓好味。易牙蒸首子以壅之。雖所好不

同。同歸於壅也。

集作矣

所壅不同。同歸於亂也。故曰人君無

見其意將爲下餌蓋謂此矣然則明王非無欲也非無壅也蓋有欲則節之有壅則決之節之又節之以至於無欲也決之又決之以至於無壅也其所然者將在乎靜思其故動防其微故聞其言則慮趙高之諛進於側矣見厚利則慮榮夷公之計陳於前矣聽新聲則慮師涓之音誘於耳矣顧艷色則慮褒氏之女感於目矣嘗異味則慮易牙之子入於口矣夫如是安得不晝夜慮之寤寐思之立則見其參於前行則想其隨於後自然兢兢業業日慎一日使左不知其所欲右不知其所好雖欲壅蔽其可得乎此明王節欲決壅之要道也

問去盜賊

在舉得選能
女業厚生

前人

對

對臣聞聖王之去盜賊也有二道焉始則舉有德選有能使教化大行姦宄者去次又安其業厚生使廉耻大興貪暴者息故舜舉臯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此舉德選能之效也咸康阜其俗禮讓興行文景富其人盜賊衰息此安業厚生之驗也由是觀之則俗之貪廉盜人有無繫於人之勞逸吏之賢否也方今科禁禁科雖嚴桴鼓未靜致數時聞於道路穿窬者或縱於鄉閭無乃陛下之人有多窮困凍餒者乎無乃陛下之吏有非循良明白者乎伏惟陛下大推愛人之誠廣諭稱善之旨厚其生業使俗知耻格舉其集作賢德使國無幸人自然庶讓風行

姦濫日息則重門罕聞於擊柝外戶庶見於不扃者矣

問議赦

前人

對

對臣謹案書曰青災肆赦又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斯則赦之不可廢也必矣管子曰赦者奔馬之委轡也集作礪管石也又諺曰一歲再赦婦兒啗啞斯又赦之不可數也明矣然則赦之為用用必有時數既失之廢亦未為得也何者赦之為德大矣為賊亦甚矣人凡王者踐祚改元之初一用之則為德也居常致理之際數用之則為賊也故踐祚而無赦則布新之義缺而好生之德廢矣居常而數赦則惠姦之路啓而召亂之

門開矣由此而觀蓋赦者可踈而不可數也可重而不可廢也用捨之要其在茲乎

典章禁令

前人

問予大夫才庸間出副我旁求宜當悉心靡有所隱其或典章有違於古禁令不便於今爾無面從予將親覽焉集無字焉

對

對臣伏以今之典章百王之典章也安有戾於古道者歟今之禁令列聖之禁令也安有乖於今集作昔時者歟但在乎奉與不奉行與不行耳陛下之念至此誠思理之心切好問之旨深也此臣所以極千慮昧萬死而獻往直者以

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典章不能自舉待教令而舉教令不能自行待誠信而行今百王之典具存列聖之法明備而禁未甚止令未甚行者臣愚以為待陛下誠信以行之也三字集昔宓賤行化德及泉魚一作非嚴行所致也推其誠而已魯恭為理仁及春程非猛政所驅也委其信而已今以陛下上聖之資仁惠之力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一邑一罕也何慮教不敷而化不洽乎臣又聞周公之理也周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陛下苟能勤教令以撫之推誠信以奉之則三年化成五年理定臣竊未以為遲矣伏惟陛下少垂意而行集作馬

按正字四等八月初言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七

策二十一

禮樂

議禮樂一道

議沿革禮樂一道

復樂一道

議祭祀一道

忠敬質文損益一道

刑法上

罷刑獄一道

用刑寬猛一道

刑法用捨二道

折獄一道

議禮樂

白居易

問禮樂之集作並用其義安在禮樂共理其效何微禮之崩也何方以救之乎樂之壞也何術以濟之乎

此卷禮樂門並於白居易準備制科七十
五門中摘取五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臣聞序人倫安家國

集作國家

莫先於禮和人神移風俗莫上

集作尚

於樂二者所以並天地參陰陽廢一不可也何則禮

者納人於別而不能和也樂者致人於和而不能別也必
待禮以濟樂樂以濟禮然後和而無怨別而不爭是以先
王並建而用之故理天下如指諸掌耳志曰六經之道同
歸而禮樂之用為急故前代有亂亡者由不能知之也有
知而危敗者由不能行之也有行而不至於理者由不能
達其情也能達其情者其惟宗周乎周之有天下也修禮
建樂者七年刑措不用者四十年負宸垂拱者三百

年龜鼎不遷者八百年斯可謂達其情臻其極也故孔子
曰吾從周然則繼周者其惟皇家乎臣伏聞禮減則銷銷
則崩樂盈則放放則壞故先王減則進之盈則反之濟其
不及而洩其過用能正人道反天性奮至德之光焉國家
承齊梁陳隋之弊遺風未殄集作辨故禮稍失於殺樂稍失
於奢伏惟陛下慮其減銷則命司禮者大明唐禮防其盈
放則詔典樂者少抑鄭聲如此則禮備而不偏樂和而不
流矣繼周之道其在茲乎

議沿革禮樂

前人

問禮樂之用百王共之然則歷代以來或沿而理或革而
亂或損而興或益而亡何述作之跡同而得失之效異也

方今大制雖立至理未臻豈沿襲損益未適其時宜將文物聲名有乖於古制思欲究盛禮之本集作音審至樂之情不犯者改而更張可繼者守而勿失具陳其要當舉而行

對

對臣聞議者曰禮莫備於三王樂莫盛於五帝非殷周之禮不足以理天下非堯舜之樂不足以和神人是以摠章辟雍冠服簠簋之制一不備於古則禮不能行矣干戚羽旄屈伸俯仰之度一不修集作音於古則樂不能和矣古今之論大率如此臣竊謂斯言失其本得其末非通儒之達識也何者夫禮樂者非天降非地出也蓋先王酌於人情張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倫寧家國是得制禮之本意

矣集作音苟可以和人厚風俗是得作樂之本情矣蓋善沿禮者沿其意不沿其名善變樂者變其數不變其情故得其意則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而同臻於理矣失其情則王莽屑屑習古適足為亂矣故曰行禮樂之情者王行禮樂之飾者亡蓋謂是矣且禮本於體樂本於聲文物名數所以飾其體器度節奏所以文其聲聖人之理也禮至則無體樂至則無聲然則苟至於理也聲與體猶可遺况於文與飾乎則本末取捨之宜可明辨矣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守列祖之制不待損益足以致理然苟有沿革則願陛下審本末而述作焉蓋禮者以安上理人為體以別疑防欲為用以玉帛俎豆為數以周旋楊襲為容數與容可損

益也。體與用不可斯湏失也。樂者以易直子諒爲心，以中和孝友爲德，以律度鏗鎔爲飾，以綴兆舒疾爲文，飾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湏失也。夫然則禮得其本，樂達其情，雖沿襲損益不同，同歸于理矣。

復樂

古器

古曲

前人

問時議者或云：樂者聲與器遷，音隨曲變。若廢今器用古器，則哀淫之音革矣。若捨今曲奏古曲，則正始之音興矣。其說若此，以爲如何？

對

對臣聞樂者本於聲，聲者本於情。情者繫於政，蓋政和則情和，情和則聲和，而安樂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則情失，情

失則聲失，而哀淫之音由是作焉。斯所謂音聲之道與政

通矣。伏觀

集作觀

時議者，臣竊以爲不然。何者？夫器者所以

發聲，聲之邪正不繫於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樂，樂之

哀樂不繫於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驕而荒，人心

動而恐

集作動而怨

則雖捨今器用古器，而哀淫之聲不散矣。

若君政善而美，人心平而和，則雖奏今曲廢古曲，而安樂

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雖聞桑間濮上之音，人情不

淫也不傷也。亂王之代雖聞咸護韶武之音，人情不和也。

不樂也。故臣以爲銷鄭衛之聲，復正始之音者，在乎善其

政，和其情，不在改其器易其曲也。故曰：樂者不可以僞，唯

明聖者能審而述作焉。臣又聞：若君政和而平，人心安而

樂則雖援蕢桴擊野壤聞之者必融融洩洩矣若君政驕而放人心困而怨則雖撞大鐘伐鳴鼓聞之者適足慘慘感感矣故臣以爲諧人神和風俗者在乎善其政懼其心不在乎變其音極其聲也

議祭祀

前人

問聞聖王立郊廟重祭祀者將以展誠敬而事鬼神乎將以集作禪教化而利生人乎

又問近者敬失於鬼祭祀以淫穰禱者有僭濫諂媚之風蒸嘗者失䟽數豐儉之節今欲使俗無淫祀家不黷神物省費而厚生人守義而不惑何爲何作可以救之

對

臣聞祭祀之義大率有三裡于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于聖賢所以訓人崇德也享於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姓和此先王所以重祭祀者也臣又觀之豈真若是而已哉蓋先王因事神以集作設教

因崇祀以利人俾乎人竭其誠物盡其美美致於鬼則利歸於人焉故阜集作其牲牲則牛羊不得不蕃矣豐其黍

稷則倉廩不得不實矣美其祭服則布帛不得不精矣不畜者無牲不田者無盛則游惰者不得不懲矣勤本者不得_不勉矣四者行於天下雖曰事鬼神其實厚生業也故

曰禮行於祭祀則百貨可極焉斯之謂矣然則禮物集作有餘則奢淫之弊起祀事不節則諂黷之萌生先王又防

其然也是以宗廟有數豐約有度疏數有時非其度者則
鬼不享而禮不容非其類者則神不歆而刑不捨二者行
於天下則人與鬼集作神不相黷矣不相傷矣近代已集作以
來稍違祀典或禮物失於奢儉或巫史假於淫昏追遠者
昧從王之文徼福者有媚神之祭雖未甚弊亦宜禁之伏
惟陛下崇設人防申明國典丞嘗不經者示之以禮穰禱
非鬼神紂之以刑所謂存其正抑其邪則人不惑矣著其
誠謹其物則人厚生矣斯亦齊風俗和人神之大道也惟
陛下詳之

忠敬質文損益

前人

問忠敬質文百代循環之教也五帝何爲而不用三王何
故而相承將時有同異邪道有優劣邪又三代之際損益
不同所祖三才其義安在豈除舊布新務於相反相異乎
復扶衰救弊其道不得不然乎又國家祖述五帝憲章三
王質文忠敬大備於今而尚人鮮樸而忠俗多利而巧欲
救斯弊其道如何

對

臣聞步驟殊時質文異制五帝以道化三王以禮教道者
無爲無爲故無失無失故無革是以唐虞相承無所改易
也禮者有作有作則有弊有弊則有救故殷周相代有所
損益也損益之教本乎三才夏之教尚忠忠本於人人道
以善教人忠之至也故曰忠者人之教也忠之弊其人野

救野莫若敬故殷之教尚敬本於地地道謙卑天之所生
 地敬養之故曰敬者地之教也敬之弊其人鬼說救鬼莫若
 文故周之教尚文文本於天天道垂文而人則之故曰文
 者天之教也文之弊其人僂救僂莫若忠然則三王之所
 祖不同若非欲自異而相反也蓋扶衰救弊各隨其運也
 運苟有異教亦不同雖忠與敬各繫於時而質與文俱致
 於理標其教則殊制臻其極則同歸亦猶水火之相形集
 鑿同根於冥化共濟於人用也寒暑之相代同本於元氣
 共成於歲功也三王之道亦如是焉我國家欽若五帝憲
 章三王典謩不易之道祖述而大用忠敬迭救之教具舉
 而兼行可謂文質協和禮樂明備之代也然臣聞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損益始終若循環然其繼周者
 百代可知也臣觀周之弊也爵賞黷刑罰窮而秦反用刑
 名祚因中絕及漢雜以霸道德又下衰迨于魏晉以還未
 有繼而救者是以周之文弊今有遺風故人鮮朴而忠俗
 猶利而巧伏惟陛下以繼周為已任以行夏為時宜稍益
 質而損文漸尚忠而救僂斟酌於教曲緯其人使瞻其集
 字前而道繼三王顧於集無後而光垂萬葉則盡善之道
 大同之風不專羨於上古矣

刑法上

罷刑獄北齊天保八年策秀才

問帝王之柄賞罰為首雖三代損益百代可知未有捨此

二途而能弘風闡化聖賢為治咸出斯道明獄訟之來非
 關叔世孔子三日而誅少正卯太公下車而戮華士康王
 疑作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明措刑由於用刑非去殺而刑
 清也然子產相鄭唯殺一人子文治兵刑遂無用伯禹引
 罪自歸武王見辜而泣雖政治不殊而理亦相反朕恭臨
 萬國祗御兆人視之如傷有同赤子未能以理代刑捨其
 律憲亦輕罰緩死漸就蠲除去凝脂之網收刺骨之怨臨
 麥秋而惆悵望窮冬而載懷思使盡服象刑同唐虞之世
 罷獄息罪等成康之時循酷俱治宜有辨析誠有未遂想
 望其中

對

李德林

對逖聽風聲介踵文武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結
 繩而治無德之世有皐更慙殆是天愛昔人唯令設教神
 化一作仇末俗要湏密網又豈淳風已降同徃者之不追澆
 法自然遂確乎而不變然而成康之衆逮幽厲而為燬羸
 項之人至文景而刑措方知桀紂居羲昊之世亦比屋可
 誅勛華處桓靈之時即垂衣而治唯應宣尼去殺必期之
 以百年周人太平會資之以三世我國家之殺龍斬蛇斷
 鼉獵雉牧羊驅鷄之法烹鮮放馬之功莫不因冥冥之心
 受蒼蒼之命十軒九舜千堯萬禹抑特揚摧俱何足稱至
 於約法憑威行師用武怨起後征之地哀切自犯之辜故
 上下千官遐邇兆庶風化之所遵達政教之所抑揚皆肅

肅然若嚴刑之在側矣。但臯陶之類，常問黃沙，定國之流，恒持丹筆。分陝有棠陰之德，剖符致蒲鞭之美。梁獄決疑，不假陶朱之璧；楚國以理，無用莊生之金。稍簡刑書，漸行禮教。使馱馱遠至，懸感仁心。鮮豸來儀，不知所觸。然後升東嶽而揖群后，望西方以謝聖人。復何如也。謹對。

用刑寬猛唐

問獄市之寄，自昔為難。寬猛之宜，當今不易。緩則物情恣其詐急，則姦人無所容。曹相國所以殷勤路廷尉於焉太息，韋弦折衷。歷代未聞輕重，淺深佇承嘉議。

對

上官儀

對攘袂九流，披懷萬古。覽七書一作錄之粵義，觀金簡之遺

文。親皇王臨御之迹，詳政術樞機之旨。莫不則乾綱而張禮樂，法霆震而置威刑。縱使軒去鼎湖，非無涿鹿之戮。舜辭雷澤，遂有崇山之誅。自臯繇不嗣，怨疑生長。往甫侯設法，徒有說於輕重。子產鑄書，竟無救於衰敗。是知風淳俗厚，草艾而可懲。主僻時昏，黥鑿而猶犯。我君出震，繼天承國。一作圖宰化孕十堯，而遐舉吞九舜。而上征猶以為周書三典，既疏遠而難從。漢律九章，已偏雜而無準。方當採韋弦於往古，施折衷於當今。若能詔彼刑章，定金科之取捨。徵其張趙，平冊書之去留。必使楚國受金，不為莊生所責。長陵盜土，必用張子之言。謹對。

刑微用捨唐

問玄默垂拱理歸上德法令滋彰事鍾澆季是以唐虞畫象四罪而咸服姬夏訓刑三千而愈擾故知勝殘去殺必在於弘仁反樸還淳不務於多辟一作不勝於羣惡方知削茲三尺專循五禮幸陳用捨之宜以適當時之要

對

張昌齡

對兩儀亭育蓄嚴刑於積陰四氣平分降明罰於秋序是知觀象設教聖人所以勝殘因物造端懿后由其立辟故媯川受命士師陳九德之歌瑤山載刑呂侯訓百綏之典然則激揚神化鼓舞皇儲疑資粉澤而弘風俟德刑而振俗是故六轡在御飛龍之駕可期九戩不施奔鯨之害斯兆縱使業優倦疑領道邁魯巢齊飲啄於鶉居絕往來於犬

吠猶未可長懸三禮來擯五刑削茲噬嗑之科專行忠信之薄况今時推慕聖運屬升皇猷猶勞丹浦之誅尚漏青丘之罪伯夷典禮與猾夏而同科司寇詳刑共春官而聯事自可遠稽九伐近命三驅釋刀鋸於凶魁休甲兵於原野然後施疑作弛威象闕展事天宗繼美媯黃追風火燧石渠未滅豈待一作得輒議寢刑中嶽既封自可專循大禮謹對

同前 唐

郝連梵

對法星垂象列九霄而照燭習坎分爻疏六位而輝煥故有皇王慎罰正俗以經時聖哲詳刑開物而成務莫不克清函夏載穆黎元制天討之威嚴弘秋官之典憲舜遊媯

內乃去四凶湯出鑪宮除三面然則質文異代興廢殊

途微禹會昌仁流於下泣獨夫受戮禍招於剖心自運往

道消淳離朴散王風不競苑柳之刺斯聞后德方衰杞疑

棘之刺疑作制斯闕望夷招敗酷甚疑脂函谷生灾冤多

精氣雖復蕭何改創爰始九章温舒上言仍譏一失網漏

吞舟之罪主苟持寬律加盈閣之繁吏還舞智邈乎遺法

允屬升平大唐執紀先天凝圖王氣化軼胥庭之上功超

出疑驟之前掃氛侵於乾樞靜囂塵於地軸紫微君聖時

乘光於得一黔首安生日用陶其吹萬皇帝上元統歷下

武嗣微道叶順風契黃神之罔象精通就日符赤運之文

明於是職列英奇朝班俊乂載升降之節既著禮容臨甲

乙之科方在政辟道無為以端拱思有罪而責躬念向隅

之獨嘖乃納隍而軫慮曲詢管庫取薦芻蕘誠宜妙簡平

反旁求庶獄涓橋驚馬必歸張季之言禁圍射兔勿乘高

乘之旨于公陰德委以廷尉之司盛吉深仁授以憲曹之

任剖符寄劉寬之輩蒲鞭之教可追分陝趨邵奭之儔棠

陰之聽斯在加以五詞咸備兩造兼持運靜躁於韋弦聽

遲速於寬猛辭豸雖觸咎繇行其惠化蒼鷹輟號到都息

於頓苛自然罔行空虚靡怨黃沙之罪鉗鉞安用無施白

粲之刑則迹邁成康道逾文景不仁自遠無得而稱謹對

折獄之理唐

問大道未隱教而不誅比屋可封畫象無犯是知金科玉

條不削淳厚之俗嚴刑峻法定施交喪之年皇家化軼無
 為德高遠古棄叢棘而去嘉石投丹筆以廢黃沙願言此
 道則防萌之術無寄苟違斯理則削觚之化闕如且齊國
 遺冠楚人封府肆肯之制無後前聞欲損多幸之心便復
 作解之義用捨之要咸宜具舉若其法術之興非無首唱
 律令之起固有厥先何王絕鋸鑕之科何帝易肌膚之痛
 方知折獄之理宜一作庶詳先代之規幸可縷陳故實無為
 毛舉而已

對

張處信

對五材施用前聖因而設刑四象代興往賢則而為治所
 以明弼五教敬成三德為安上之鞭策作御下之隄防

繫帝猷脂澤王化故軒皇六禁設言而不違媯帝三屠盡
 象而無犯既而末代多僻亂政滋章網密凝脂文深刺骨
 威逾夏日苦烈秋荼或酷甚棄灰或刑深盜士遂使棘林
 之下鬼哭呈秋一作日函谷之前冤魂表吟疑雖漢文易肌
 膚之痛孝景減鞭朴之科竟未革弊除煩焉能救焚拯溺
 方今膺期千載保業重光表至德以泣辜布深仁於解網
 敬刑若祭重獄如傷誠宜削季業之慘科襲至安之有美
 自可駕三皇而駮五帝超千古而籠萬方欲廢彼黃沙赦
 茲丹筆眷言斯理蒙竊惑焉何者德刑遞施寬猛相濟是
 知明君至人不獨任於詩書哲后欽明豈專行於禮樂此
 乃殺以止殺刑期無刑縣絕代而不渝邁終古而無替愚

謂擯蒼鷹之酷吏棄乳虎之屠伯然後舉臯陶而作士命
隨會以守官則內盜自奔不仁斯遠自然防萌之術無闕
削觚之化有餘豈止封府之赦不施遺冠之宥無設用捨
之義夫何足疑且律之與其來尚矣蓋三光列景法星麗
於天文立位成刑形習坎彰於易象爰洎貳負見山海經初洽維
繫之科降及四凶始受殛流之罰及庭堅翼舜舜欲律遂此
陶情蕭相主劉甲令於焉刻意至如鋸鑽之絕班固書而
可知肉刑之興孫卿論而已備謹對

按正三十九字

八月初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七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策二十二

刑法下

恤刑二道

刑法得失一道

往伐代為刑是非一道

肯災肆赦一道

止獄措刑一道

論刑法之弊一道

使人畏愛悅服一道

議肉刑一道

刑禮道一道

恤刑

問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懸於茲為重然姬旦制三
典之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文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箠
之令互相沿革雖復不同意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既道符

太古德侔往初化越可封時當刑措專欲道德齊禮纔畫
衣冠反朴還淳肌膚不慘復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懲其
憊揆事立方赭墨無以防其偽歷代輕重捨用之規幸為
陳之何者便俗

對策

辛崇敏

對某聞天播四時資寒暑而成歲國持二柄慎賞罰而稱
權然逖聽上皇異冠鞞而知禁泊乎後葉迺黥刑以懲非
故議獄緩刑著乎易象欽哉惟恤勒在虞書姬旦佐周量
國政而為三典蕭何輔漢取秦法而定九章逮文景仁明
幾稱刑措減笞箠之令除肉刑之科降及當塗至於典午
或迺相輕重筆削異端雖變易隨時各殊塗而金駕紫邪

功禮乃一揆而同歸我皇敷哲欽明丕承寶祚道高連陸
績邁羲軒玄德潛通神功侔於造化損已利物惠澤洽於
含靈馭俗調風布春官之大禮明威止殺削秋荼之繁刑
任臯陶以士師命定國為廷尉惟明克允人自不偷比屋
有可封之人道路無赭衣之伍納黎元於仁壽反眚俗於
淳和蕩蕩巍巍無德而稱矣五刑八議金科玉條沿革合
其規模損益得其輕重較如畫一法無二門用化洽於時
雍將行之而不犯循之為美改作非宜謹對

同前

劉藏器

對結繩以往闕文字而不傳觀跡以來煥圖書而可矚日
溫月冷旣暢之以陰陽左春右秋亦効之以生殺方之四

序取則二儀震雷霆以曜威象天討而明罰至如赭衣艾

筆荀子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供艾畢設之制用於唐虞

之朝劓刑宮割之刑施於夏殷之日既申之以三刺亦放

之以五流鄭產鑄書呂侯訓續秦吹鼎鑊漢調菹醢變三

章而制九章城五百而笞二百歷當塗而且用涉典午而

兼行今德冠往初功高遂古既反真淳之俗還歸仁義之

衢解網泣辜惟刑是恤斷而難續夙采緹縈之言議獄緩

刑久納溫舒之奏不輕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時宜無勞橫

議謹對

刑法得失

問象五星七宿法壅水勝金是何刑焉深惑其義貴爵縉

錢之令越官朝會之律見知腹誹之法直指夏蘭之使不

知誰制莫委所由因戲加杖其人絕命解鬪觸刃從子殞

躬有若此流將欲何斷夫杖妻面致大辟之科婦搏姑耳

從城死之論斯之所決於禮安乎鮑昱赦東海之殺人陳

忠縱潁川之請代如其得失亦可聞諸

對策

對某聞弧矢以威用刑之迹遂兆雷電皆至拆獄之義仍

明乃有金朴異儔行乎舜日劓刑殊類施於姬年莫不疏

密隨時輕重沿事語其數各有像焉土壅水而不流宮條

斯隼火勝金而逾墨黥法是依於疑作七宿異節之精實

惟贖罰則五星應改之變爰在劓科上郡罹旱孝景復循

漢食貨志作修

湯朝會與於趙禹公孫生見知之漸顏異為腹誅之初直

指夏蘭之輩出於慘刻之日斯金虛生疑作虐主所得一作行佞

臣攸致至若因戲杖而絕命觸鬪刃以亡身既有誤致之

由斷取罰金之議妻則為室夫亦稱天雖云杖面陷一作詎

容大辟良為情疑後主肆其不敬由斯之故方致極刑婦

之承姑嚴於子道豈此陵辱以從臧論然則鮑昱之科於

義失矣仲遠之駁與禮符焉赦子母之情非無高趣縱昆

季之代已在前議謹對

往代為刑是非

問乾靈著象聖人仰則左生右殺天之道也先寬後猛王

之度焉何則反魯刪詩下車而誅少正入關約法締構而

封雍齒為往迹之浮言為後塗之令則若云刑法不施於

淳朴殺戮必用於凋訛則感電前皇不應染刃望雲後帝

方示草纓沉吟久之未知孰是至於宜獄宜行五刑九刑

清室黃沙之聲基執秩僕區之創迹墨幪抵罪點服記刑

誤法理而揮刀謬刑名而伏劍咸晦胎祖側佇根由方聽

安于之言復近疑作訝温舒之奏景慕埋桐之術欣聞觀壁

之規欲換何人得階斯理鍾繇王朗尚且相持叔向鄭僑

猶疑競爽度長挈大誰最指南勝躅高縱音蹤何代為是

對策

對天道未醜混彼我於非馬上德云失迫聚散於驅鷄所

對策

以聖照幾先賢圖事始創禮崇敬攸開揖讓之端設法明
威用慶姦邪之路然則昌戶受曆斬凶殘於鳳墟壽丘馭
圖剪姦回於鹿野將銜勒以控奔馬興隄防以給羣流既
繫事以慘舒亦隨時而賞戮遂使仲尼反魯先誅少正高
祖入秦遽封雍齒上如黃神攝運丹陵慕曆步驟之軌髣
髴殊塗亭毒之規依稀一致况乎時屯競逐理便於干戈
道秦疑作秦讓夷義歸於玉帛斯則銅兵玉玦固可舉於軒
皇艾服草纓豈謬施於唐帝至於宜獄宜犴詩人因賦以
誠時五刑九刑晉臣貽書以訓俗卯金啓漢詔清室以懲
姦典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晉疏執秩楚設僕區令尹之
調馭長安點服化探丸之子唐侯之光宅天下墨蒙致鑿

頂之夫法或謬加李離伏劔刑疑濫及勾踐揮刀屬以安
于絕簡之詞溫舒緩刑之奏候理桐以察理擬觀壁以照
姦擅彼高縱雖云可尚自我作古夫復何遠且魏朝御史
議駁鍾繇之踈晉室大夫書譴鄭產之醜荷校滅耳迷悔
吝於六爻騁輒荒心垂欽恤于三鍤欲允時須議將安屬
未若踐咎陶之勝躅詔于公以度長詳彼刑書無溺情於
愛惡揣茲心稱不撓法於重輕自然束影還淳金三皇以
比迹削彫歸朴局一作金五帝而遐蹤謹對

青災肆赦禮部試第二道

問書曰青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
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立必罰斯為禮乎詩

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

白居易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竇集作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

竇集作實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不集作大理者有用刑而

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

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

王道融人心質善者眾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眾人惡之

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

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

善者眾一人不善眾人效之故殺集作赦之不可也所以明

懲惡勸善且革其澆醜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制集作文由

茲興焉此聖王集有所以二字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

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

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

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

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

心也苟守道而死死而集作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

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死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

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於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

崇德者不爲成人殺身者不爲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反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乎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歟謹對

止獄措刑

在富而教之

前人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爲君赭衣蒲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集無有字耻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末著之于篇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抽取五篇共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

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姦宄並興故是時也
 也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
 殫財竭盡為寇賊羣盜蒲山赭不塞道故每歲斷罪數至
 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
 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眾
 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
 罪之眾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入苟富則教斯興矣
 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為
 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皐陶
 為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
 聖賢並出集作生臣竊以為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
 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偽於聲集作察色此有司平刑之
 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欽恤之道竭哀矜之誠
 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德也非聖人措刑
 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
 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
 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
 於不嚴古者有盡書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
 也

論刑法之弊升法科選法吏

前人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為而大和今
 何為而未理事同效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

效補英華 一四頭
官吏不得其人耶

對

對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師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壹一行於今而人未和平集作休和臣以為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行之則詐偽而滋章滋章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勅堆盈於案几官不編覩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手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

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行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剗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法集作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一作任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外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措剋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

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沒無怨言。季羔則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人乎？集作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察焉。

使人畏愛悅服

理大罪 赦小過

前人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為得。

對

對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大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故權輕而過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赦之。集作之臣伏思之，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邪？魚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慢集作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以善為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

所漏者小矣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集作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暗集作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議肉刑可廢不可用

前人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為可

對

對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縱縈所謂雖欲改過自

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筆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刵劓剕黥刑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邪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邪此臣所謂懲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况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傷面集作面傷

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者微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集作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刑禮道迭相為用

前人

問聖人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道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意義者將偏舉而行邪將並建而用邪從其宜先後有次邪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對

對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蕪之以刑其闢也則蒔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集作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為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滯致人

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欲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
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
刑而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
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備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
順歲候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
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校集作較其長
短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
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
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
俗已平康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
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其時一矣伏惟陛下措
而不失焉

校正三十一字

八月初五日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九

策二十三

平農商

工商貨幣一道

泉貨一道

錢不行一道

厘肆一道

四民之業優劣一道

衣食之源一道

倉廩之實一道

息游惰一道

平百貨之價一道

工商貨幣

問夫貿遷化居資貨以通守位聚人理財為用故龜目贍於夏殷金幣富於周漢頃國弗崇侈而府無盈儲賦不加厚而黎庶彌貧實由貨重物輕以臻斯弊若有單子推權

之宜賈生歛散之術其具陳之

對

丘真孫

對臣聞哲王之統俗也陳貨洪範通有無之用取市噬嗑
致交易之所至乎九府立其法資幣量其宜蓋理本救人
而輕重隨代故周景鑄金穆公規其實漢文造幣梁傳議
其違雖貫朽費濫而市非物輕梁肉不匱而家非貨重何
者淳朴既散澆偽成俗惰農奪其歲功徇利昧其日用所
以負販盈廛分穀布野崇朝思食則物不得貴爭利因阜
則貨不得賤故弋緝雖御國之所先蒸人乃又邦之攸本
故賈誼慷慨陳力農之戒仲舒殷勤明重穀之說今宜思
五土之宜勤三時之務教養殖人賞課田峻重遊適之賦

輕力穡之後師李悝於魏邦式蔡癸於漢代用能遺穗委
畝紅粟露積垂拱巖廊擊壤衢巷詠歌升平豈不盛歟臣
學不師古識昧政化勉酬一作作枉問敢獻瞽言

泉貨

問義農之時市井爰立夏殷以往泉貨無聞太公立九府
之法夷吾通萬鍾之藏輕重良由於出令歛散實在於得
時自此以還資幣數改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
四銖賈生深博換之歎既而白金易賤赤仄難行小則米
石至萬大乃一當五百禁鑄彌重姦錢益多雖復棄市相
尋黥罪日報苟非其術為害更深且示以厚利隨以重辟
是誘良民陷之坑阱朕屬此流弊情甚傷之故罷均輸之

官省鹽鐵之利復欲收銅於斷鑄勸百姓於農桑奪商賈
之權塞兼并之路而象稱交易書載懋遷歷代相承行之
已久一日變改公私非便且軍國所須虛一作糜費猶廣尺
寸爲用分裂亦難益國寧民應有長策明言爾志以沃朕
心

對

宋伯宜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寒而不可服魏王照室之寶饑而
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爲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
難豐渥雖繼天象日之際猶爲血飲但立地甄海而還誰
不粟食質文空變高深自徙親籍躬桑殊途共致故得時
名有道世號無爲英聲鼓而未窮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積
爲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且鑄金
爲貝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捨更互廢輕就重
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
全歸佞倖之爐頓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大半僞實相蒙
姦佞用此而兼并豪戚因茲而聚歛洛京三鄆之內賈客
雲屯齊宮七市之間商人霧塞乃令東漢楚子高閣浮空
西蜀彭家連樓跨術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列昇撞鍾
無非貨殖之里賔徒藿肉鮑書不足倫僮僕藜餘張詩莫
能序三田爲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
坤功道則光格四天德乃牢籠九地五羊銜粟時和之義
先表雙雀飛鳴歲稔之徵已見尚番情天下之命置懷天

下之本欲絕彼工商斷茲鹽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
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款西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
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黃軒繕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
宜立彼田畷闢茲泉府既篤墾草之功還脩上林之務耕
疆抗陸織室開華採彼三條籍茲千畝時行范子擒吳之
秘計兼弘管相霸齊之遠略隴西馬援監舊鑄之司淮陽
汲黯塞姦爐之巧乃復罄杜冶之便宜疏鄭陂之浩淼羽
林創其始中郎嗣其末王基進業勞就沮漳鄧艾申權功
成陳蔡丘陵滅矣禾粟之饒未虧洛水竭焉資貯之蓄寧
滅於是脩天陣縱天兵既飲馬於南池遂徵鷄於西海然
後收銅勿用沉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驛繡於商賈則

堯心舜行併可陵勝火臧雲司翻能度越者矣謹對

問錢不行

對

岑文本

對去智絕巧聖人之至德斲彫爲樸先王之令圖是以賈
多端則貧士多技則匱未有崇茲剗剗競彼奢淫而能匡
國安家宣風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拯黔黎繼禮樂於
將絕反淳風於已散庶績伊凝彝倫攸序雖復工商異類
四民之禁惟宜而錐刀必爭三農之務或失誠宜絕其麗
美敦茲質朴刻玉雕金棄之如芥草揮鋤執耒紀之以賢
良則稼穡惟興勤體之夫知勸怠惰方革遊手之人自除
謹對

問鄆肆

對

郭正一

對鄆肆之興用存交易山澤之利事屬貿遷是以先王因
 井而制居往聖觀爻而立義將以致茲百族通彼萬商羅
 肆巨千廣充上積之貨旗亭五里俯映星繁之珍是使蹠
 馬廻轆歷闐闐而流溢往商來賈候朝夕以盈途豈唯灼
 著蔡以觀貞旁臨季主之肆泛萍蟻而開宴近對文君之
 壚詎比夫齊宮七市女閭連閉殷室九君姬屋成列但負
 販之徒異業趣競刺繡謝其倚門多財歸其善賈由此聶
 政屠養無辭屈辱平仲有求終甘湫隘故知拱毫之子不
 可責以亡機徇利之夫難以徵其重義况帶翳之侶本具
 夷齊貨殖之徒率同荷白若通其小利諒無擁於四人限
 以淳心恐有乖於一物誠可除茲濫賄禁彼邪贏則姦黨
 自銷不待曹叅之令市無二價詎止黃軒之風謹對

四民之業優劣

問士農工商四疇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
 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巧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
 隨方設教或有文粹作理或變通者哉爾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

駱賓王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籙乘乾踐帝順舒慘以集作字
 昨莫不畏九士以開基集作列九因四人而安業故農為
 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曰聚人九市列維金之利陟龍

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蠅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用因人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三千以領徒夢蝶幽人搏九萬而濟物欲使丘門志學折文粹以問農之言漢渚絕機杼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作折教趨捨異集作宜當今海內又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詔王丹載酒時慰田家之勞謹對

衣食之源

禮部試第一道
貞元十六年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練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疆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

白居易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議也夫田畜蠶績四者之所宜者多土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條且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學則隨其上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

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者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靡集無靡字萍於中陵集作達植橘抽集無抽字於江北及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置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利集作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謹對

倉廩之實

禮部試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蚕織

考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能則種植集作會殖多竭往年時雨憊候宸慈軫懷遣使賑廩分官賤糶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輕集作矣竊聞耿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署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約平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羨集作美利不亦多乎

對

前人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

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窺粗知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即一作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嗇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烝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爲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爲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錢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大問謹對

息游惰

勸農桑
罷織錢

議稅賦
用錢帛

復租庸

前人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餒者一婦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惰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失其道邪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此下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
門中摘取二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前人

對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
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
雖水火亦蹈焉雖白刃亦冒焉故農桑亦有利也雖曰禁
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曰勸之亦
不爲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
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
歛失其本也夫賦歛之失其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
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
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

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
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
豐凶既皆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
利者日以豪富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困貧勞逸既
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
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汙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
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
輕而錢刀重也夫糶集作貴甚重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
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
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
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

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集作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利力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反躬於東作欲其游集作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歛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竒噐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興利除害也如彼又脩已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谷響集作響答

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游集作惰其可得乎謹對

平百貨之價陳歛散之法請禁銷錢鑄噐

前人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邪將布帛輕重之權不得其要邪

對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噐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

欵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欵散得其節輕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有易此而能理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錢欵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見日者二字集人之所以弊者由錢刀重於穀帛也所以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器銷集作一錢成數錢之利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則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日銷哉集作乎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既無利也則錢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欵即重輕之要也

校四十八字

八月初四日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策二十四

曆運

五運一道

曆數一道

災祥

祥瑞一道

議祥瑞辨祲災一道

興五福銷六極一道

辨水旱之災一道

養動植之物一道

五運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吳師道

曆數

問玄龜效祉辨命昭夏王之祚赤鳥呈祥金德惣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

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
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闢興於夏日龜祆發於周
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形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
爾揚名爲余張目

對

馮萬石

對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一
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一作遊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
玄珪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爲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
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摠五氣以發生籠
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
之符命明揚側陋曲採芻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

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壅塞原夫興亡有數符
命無差遽啓冊書俄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
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
六爲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
人心動而悔恡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
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闢龜祆之發人與事并
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一作神契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
人文化成往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翼翼之心
爰疑作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
臣優柔理道一作理杏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祥瑞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三道

吳師道

議祥瑞辨祆集作妖災

白居易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祆孽斯豈國之興
 滅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
 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
 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有集作禍於帝辛豈吉凶
 或僭在人將休咎不恒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效何
 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集有無災亂代
 或聞集有有瑞報應之道何謬鑿集作哉

此下五篇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
 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盖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
 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為災祥集作之根妖瑞為興亡
 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然則道之
 休明德動乾坤而感之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
 應之者謂之妖瑞為福先妖為禍始集作將興將廢實先
 啓焉一作瑞為福始將興必先示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
 明政不致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
 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悟君心俾乎德集作修改
 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為理變災為祥自古有之
 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雒于鼎宋景有罰熒惑

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升耳之異
自歿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
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
也有一言之感亦宜應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
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
不懼妖之不戒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
不至足明休咎集作微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為
妖悟天鑒者災亦為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
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
歛集作役輕服用儉兵甲集作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
聲教日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

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雨不時水旱不節五穀
不稔百勝集作勝不藏徭役繁集作煩征稅集作賦重干戈動刑獄作
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
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理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
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
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
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
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爾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
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
之川文粹能立道之川文粹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
也臣竊謂妖瑞集作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

不備而書之

興五福銷六極

前人

問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下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明可行本末又令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興集作致五福一作一一作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得至於此也五字集作可致於此

對

對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人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

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平之氣訢合網緼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為其露凝為卿集作慶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

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平之氣交錯堙鬱伐為凶短折攻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羨者潛為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外胎之生皆天闕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雜糅集作糅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比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診所加重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病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人憂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人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而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則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此集作可以陶三才繆鑿集作濫之氣發為休祥啟一代鄙天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集作氣夫何遠哉

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前人

問狂恒雨若僭恒暘若此言政教之道必感於天地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

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餓凶歎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對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而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大小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焉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寃濫者焉或小人入用諛佞有得志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焉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焉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

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

遇集作

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

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寃濫者耶權寵之中無

乃有不肖者耶於放棄之中無乃有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

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

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

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云集作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

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處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霖

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為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

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返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

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
 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
 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
 則唐堯九年集作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
 聖湯之至人於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
 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
 上之失道也集無也字蓋陰陽之定數也集作矣此臣所謂由運
 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
 能轉集作輔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
 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苦而人無離心儲
 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

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
 強勝天蓋謂是也集作矣斯亦圖之在早備之在先所謂思
 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
 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
 非家至而日見衣之而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
 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
 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
 以時歛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
 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
 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
 則貴糴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

沴則資為九年之畜若兵甲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集作財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祈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禁山川以圭

璧祈土龍於玄武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撤樂緩刑省禮務穡勸分殺哀多昏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

時之宜見集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困集作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之

集作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義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道集作塗而王也

問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前人

對

臣聞天育物有時地生物集作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

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

取之以道是以豺獺未登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

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麇卵蚍蜉五穀百草集作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物

集作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狒胎卵可窺麟鳳効靈

龜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昨歲自盧溝變作情緒悽惶中懷鬱結不可終
日因思校勘古未鉅編藉可遣日以夙嗜文詞故選
定此書篋中舊有明鈔一部周君特從問之及以所
藏照宗寫本相貽自殘臘為始期以今歲務完其
功乃俗冗紛擾作輟不常迄於今茲始竟五百卷然
耗時已八閱月矣此後將以全力纂定極遠通志不
復能專意於此書然有隙即校縱不克如願以償
亦聊可計日而待壁行千里之程今已至半塗苟
刻而不舍自可日近一日矣特記此以自厲 沃林
戊寅八月初五日校畢訂正二十二字 藏園記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